

誰是鳳姐

一

「我是鳳姐。」

房間不大，只有一扇朝馬路的窗，窗下放了一張床。在床頭邊靠牆的位置，擺了一張 90 年代課堂裡留下來的桌子和一把椅子。再過去門旁邊就是衣櫃。衣櫃是用腳手架搭起來的，上面蓋了一層並不方整的布遮擋灰塵。屋頂正中央赤裸裸的電線懸著一顆燈泡，並無其他裝飾。沒有暖氣的房間看起來更加清冷。房間裡只有一個人。書桌右手邊有一盞檯燈，昏黃的燈光下，表面坑坑窪窪的書桌前，一個身影弓著背，正努力地寫著什麼。這人手上戴著毛線織的半指手套，字寫得方方正正，但一點也不美觀，看起來只有小學的水準。可是人不可貌相，從字的好壞看人學歷也未免太武斷。

本子上只能隱隱約約地看到斷斷續續的幾個字。中間有一段好像還有條列式的一行行字。沒人知道寫了什麼，除了開頭那偌大的標題：「我是鳳姐」。就和上海這個城市一樣，似乎沒人在乎除了陸家嘴高樓頂端的電子螢幕廣告之外的東西。

二

陸離是上海的一個記者，離而立還有六年，唯一的特點是靦腆、不戴眼鏡。上海的一個記者——他總是這樣向別人介紹自己，也總是笑咪咪地遞給別人名片。

兩年前他來到這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都市。這兒和北京不一樣——去北京的叫北漂，而在上海打拼沒有特定的名詞來形容。「至少不用漂。」他想。好像現實會對他仁慈一點。但兩年來，他依舊在尋找高樓大廈間的一席之地。

最近他在一家叫《例外》獨立雜誌社裡當記者。雜誌社關注於上海以及周邊一些城市巷弄裡的老店，或是去城市邊緣的村落作田野調查，有時也講講音樂電影。不過這些只是表面的東西，傾聽城市發展的喧囂裡那些來自角落正在式微的吶喊，才是雜誌創辦人的本意。這些吶喊可能是城市被遺忘的歷史，大城市中打工者甚至是白領的心聲，或是老一輩人家念念不忘的舊城。大概就是除了主流媒體報導之外的東西。雜誌社規模不大，剛好能運作一本二十頁左右的雜誌。一個主編兼策劃、記者和美編各兩個，財務公關印刷等其他事宜就由另外兩個人分擔。雜誌社一個星期一期，因為剛成立，沒有多少廣告，贊助的費用很多來自獨立書店或咖啡館，最初創刊申請刊號的錢都由雜誌社自己掏。雖然每個人都有所謂的職稱和等級的區別，但是雜誌社裡的人關係都不錯，他們都因為類似的興趣和理念而走到一起，常常打打鬧鬧，也會為了正在進行的一期主題爭論大半天。就連雜誌社的工資是大家一起商量好的，賣出後如果有盈餘大家就平分。

然而一般人不願意為沒有根基的東西幹活，更不願意為這種賺不到錢甚至會不小心賠錢的事情打拼。因為立足常常意味著穩定，吃飽喝暖才是硬道理。而《例外》恰恰是本試驗性的雜誌。試驗，會失敗。對《例外》而言，盈利是其次。其實除了陸離，其他人都有不少積蓄，平常空閒時也會接私活。陸離是個很理想的人，他覺得感興趣的事情就會去做，也因此碰壁了好幾回。一些朋友說他傻，不懂社會競爭的道理。他笑笑，反駁一句「你不懂」之外不會多出第二句。

不過這些天來，雜誌行走得愈來愈艱難。陸離看著一天天癟下去的口袋，心

情並不難過，畢竟這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當初進雜誌社時，主編就很驚訝這樣一個初來乍到的青年，會有這樣的勇氣。他告訴主編：「我心裡有底。」陸離知道，不管怎麼樣都要為自己負責，至少不能餓死。理想歸理想，飯總是要吃。陸離想找個臨時工作補貼點日常開支。最近他找了個在麥當勞的工作，上晚班。雜誌社下午四點下班，吃個晚飯就得匆匆趕到麥當勞。晚班五點到十一點，六個小時。時薪人民幣十二塊五，總計七十五。這樣算下來，節省一點，不成問題，甚至還有點剩餘。他把錢攢起來，想在過年前買點什麼犒勞下自己。至於房租——陸離住的是最簡陋的單身公寓，可是一個月也要一千左右。陸離現在用的錢沒有多少來自雜誌社，他想再撐一撐一段時間，要是實在不行，就只能走人找個「靠譜」的工作。朋友時常打趣說，你怎麼還沒餓死啊。他又只是笑笑。

陸離卻從來沒擔心過生活，他覺得總有辦法。與其說理想主義者，陸離更像是個赤子。在殘酷的社會叢林中，願賭服輸如此最好。所以即使在上海——這個因為其自帶的魔性，被戲稱為「魔都」的地方，陸離也不曾感到過壓力。他覺得這更像是一場遊戲，一場魔性的遊戲。「誰知道呢？」這是陸離最喜歡說的一句話。

陸離這樣的性格也是有原因的。朋友說陸離是根草，不起眼、單薄可生命力很強。的確，陸離沒錢時可以一天就吃兩個大饅頭；或是一天在家睡一天當作休眠，第二天再出門找零工；或是同時兼職兩三份工作，他睡過橋洞睡過公園。現在能找到個有辦公室的工作，住在四面不透風的屋子裡，已經可以算安身。至於立命，總還差點什麼。打工的日子枯燥無聊，可陸離總會在機械性工作時思考書裡的內容。至於朋友講的話，陸離說其他都對，只是草有根，他沒有。陸離十七八歲的時候拿了張身份證和攢的錢出了社會，之後他再也沒有回過家。不是不想

家，而是因為沒有家。

他從小在一個村莊的孤兒院長大。陸離大些時，除了幫忙阿姨照顧其他孩子，就抽空看書。書都是他從鎮上的市集淘來的，老舊得都泛了黃，可是有書看就很不錯了。那裡照顧小孩的阿姨都對他很好。前些年攢了錢買了台相機，回那裡給阿姨們拍過幾張照片。他現在還在用台相機，也還保留著那幾張照片，他有時候也會想念那裡，拿出照片看看，可是人總不能活在過去。陸離總是想：「我無牽無掛，為自己好好地活是對那些阿姨的報恩。」

後來陸離才知道，最初進雜誌社面試時，主編就是看中了陸離身上的留白與倔強。倔強在於陸離之所以是陸離，是因為他拒絕被定義。但他不知道要怎麼定義自己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明天、下個月或是一年後的自己會是怎樣的人，又會在哪裡？即使，他手裡有張身份證和上海的暫住證。

三

那天雜誌社的人在吃完午飯後聊天，講過年的計畫。大家都知道陸離沒有家，就問陸離：「陸離啊，你怎麼給自己過年呢？」

「我有時候也挺虛榮的，特別是來了上海以後。」陸離梳著三七分的頭髮，穿了件黑色的羽絨服和牛仔褲，轉著手中的筆。

「哎呀，怎麼會呢？賺錢以後就是要用啊。怎樣的經濟水準享受怎樣的生活嘛！」另一個記者雄哥推了推度數快八百度的黑框眼鏡說到。

雄哥跟陸離的年紀不相上下，他電腦專業畢業，之前是個私家偵探，追了好幾遍的美劇《犯罪心理》、《犯罪現場調查》，連 FBI 現場調查手冊都看了一遍。

他常常歎氣說：「這個太平盛世，我看的這些東西大概是派不上用場了。」當初也因為偵探社沒什麼生意，他就辭了職。不過這話裡帶話的實在讓人看不明白，雜誌社裡的人也不會把他的話當回兒事，只是調侃：「願盛世繼續太平。」雄哥翻翻白眼。可是大家心裡明白，誰不願意盛世太平呢？

唯能憂慮的是，這是否還是個盛世。找個工作都困難，更不用說有誰能說清自己誰是誰了。這是金錢的盛世，而匆匆路人的臉上全沒了靈氣。「那些來我們偵探社的人啊，就感覺跟沒魂似想要知道某個人的蛛絲馬跡。不過，找一個人的線索容易，有時候挽回一段感情也不算難，但看清一個人就不容易了。」而《例外》正是想要拉回人們對人本身的關注。大概因為這個，雄哥進了雜誌社。他作為偵探刨根問底、根據細節順藤摸瓜的能力可是一流，當個記者所需要的邏輯分析能力當然也具備。別看雄哥一個工科男，社科類的內容他也很感興趣。再加上他性格甚是外向，大家聊天時，就他話最多。

「雄哥你別插話，讓陸離說。」主編吸了口煙，害怕雄哥又把話扯遠了。

「過年嘛，」陸離繼續道，「天冷，我想去泡個湯。」

「這哪裡是虛榮嘛，好好犒賞一下自己！」雄哥說。

除了陸離，大家都用種怪異的眼神看著雄哥。雄哥後知後覺是出了名的，大家都看得出陸離不虛榮，但按照陸離現有的收入，泡湯已經算是奢侈。他只是怕有一天自己也會迷失在物質世界的海洋裡，丟失了仍在搭建的自我。

「陸離你是左撇子？」那天下班後雄哥問陸離。

「是啊，怎麼了？」

「哈哈，沒事兒。當偵探的老習慣了，喜歡觀察人！」雄哥嘿嘿地笑了笑，作了個鬼臉。

四

終於過年放了假，只有這天雜誌社中午就散了夥。陸離倒數第二個離開雜誌社，他和主編道了別，跳上了開往市區的車。下班前他用 Uber 叫了輛車，平常上下班，他都擠地鐵，出門吃飯或是去近的地方就走路。他說，走路是最好的交通工具，想到哪裡就到哪裡。陸離就是這樣，說不定哪天他就走了，去了想去的地方。雜誌社的同事說陸離像個迷，雖然陸離經常講以前在孤兒院的故事或是打工的經歷，卻也沒人猜透他的心思。他似乎沒有過於激烈的感情，也因為這樣，沒有人能傷害他。陸離答不出的話，不想說的話，都只是笑笑。

「司機，帶我去極樂湯。」陸離說。極樂湯是個泡湯的場所，不便宜。冬天去的人特別多，更不用說是過年前。陸離一直都保持著過年前去泡湯的習慣，只是這個習慣的花費越來越多，而工資卻不見漲。他在孤兒院的時候，阿姨跟他說過年了要洗得香噴噴，穿上新衣服運氣才會好。陸離一直在疑惑正確性，可惜習慣改不了。

「好的。」

「儂一個寧啊？」司機用上海話問道。

「什麼？我不是上海人。」

「哦，儂伐是上海寧。」司機又自言自語了一句。

「嗯？」陸離又問了一遍。

司機這才回過神。

「我說你一個人啊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不回家過年？沒女朋友？」這個上海司機有了點年紀，四五十歲的樣子，詢問的方式也帶著粗糲。

陸離尷尬得笑了笑：「沒，沒。」

「哦，這樣。」

司機等了幾秒，見陸離沒說什麼，打開了廣播。

「『這樣不知羞恥的人真的不多見了，也不掂一掂自己幾斤幾兩。』這是我們本期節目聽眾的評論。下麵接通另一名聽眾，來聽聽他怎麼講。『主持人你好，我是一名單身很久的人。我覺得鳳姐很有勇氣啊，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真愛。你不要看她寫得條件什麼的很苛刻、很世俗，但是真正現實的人是不會做這種常人看起來 insane 的事情。』這名聽眾的觀點似乎跟大家很不同，我也相信大家看法一定千千萬萬，我們也會繼續跟蹤……」

司機突然關掉了廣播。

「司機，這挺好的，我當個記者就喜歡聽聽各種新聞。」

「噢！你是記者啊。這個新聞你可以寫寫了，我看是很有意思的。」

「什麼新聞呀？」

「哦喲，小青年啊！你怎麼能不知道呢？你個記者社會洞察力要有的啊！」

陸離最近都在忙雜誌社最後一期文稿的撰寫工作，四五篇都要過年前完成，無暇看手機刷微博。

「就是那個貼徵婚啟事的人啊！哦喲，朋友圈微博啊，都在轉發類！這個你一定要去看看。我覺得啊，這個女的啊，一定是精神方面有點問題的，正常人怎麼會幹出這種事情啦，你說是伐。噶嘛門當戶對總是要的咯，她要的條件這麼好，

人家也不會找她這種人，你港是伐。吾是想她腦子不對頭的類。」司機一激動，又迸出幾句上海話。可是前面那些用不標準的普通話講的，陸離也沒聽懂到底是個怎麼回事兒。

陸離只得打開手機，翻開微信的朋友圈，滿眼都是標題為「史上最強徵婚啟事驚現上海街頭」的文章，也有相關公眾號開始評論這件事情。這似乎是一場狂歡，與過年一樣。陸離關了手機，不想繼續看下去，他的春節一直都留著這座城裡最後的安靜。

五

「小夥子啊，到了到了。你一定要關注一下啊！」

「好的，我錢已經轉了。謝謝，新年快樂！」

陸離下了車，迎面而來的是濕冷濕冷的東北風。

「再走幾步就不冷了。」陸離心想。

進入洗浴中心的大門，一股熱氣撲面而來，是空調的熱氣和熱鬧之氣。陸離並不喜歡太擁擠的地方，準確來說他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，不喜歡太熱鬧，所以平常的朋友聚會很少去，只有比較親近朋友邀約才會參加。況且，來上海兩年，並無太多知心的朋友。雜誌社的那幾個認識時間不長，但已經算很親近，大概是因為有共同的愛好吧。前段時間大家一起聚了聚，現在都各奔東西回家探親去了。洗浴中心人多得並不讓人舒服，沐浴的水聲淹沒在澡堂的一片嘈雜。陸離打開置物櫃，只聽到周圍的人三句不離鳳姐。「真的有那麼火嗎？」陸離想到。世界變得太快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陸離拿出洗浴用品，換上自己的拖鞋。

「先生，」一個聲音叫住了他，「我們這裡不能穿自己的拖鞋，我們統一提供。謝謝配合！」

「什麼？為什麼一定要穿你們的拖鞋呢？要好看？」陸離一臉驚奇地問這名服務員。

「這…… 我也不知道，但是這是上頭領導說的。」服務員支支吾吾。

「不穿會怎麼樣？」

「要是被查到，會扣我們的錢。」

「如果我說我是鳳姐，要是你不相信就會沒工作。你信嗎？」陸離似乎有些生氣。

服務員說不出話來，只是反駁一句：「鳳姐可是女的！」

陸離穿著自己合腳、舒適又乾淨的拖鞋轉身就走。他想不明白，大概那個服務員也想不明白。為什麼會有人聽從一個毫無理由的命令，在自己被金錢挾持時，用另外一種強勢的姿態來命令別人？可怕的是，沒有問過為什麼。「也許，跟著別人走才不會出錯，才最安全。」陸離心想。

六

有什麼東西叮叮咚咚地響個不停。陸離眯著還沒睡醒的眼睛，伸手摸索著壓在枕頭下的手機。他很久沒這樣安安穩穩得睡個懶覺，離大年三十還有一個星期不到，陸離打算用自然醒來犒勞犒勞自己。

他打開手機，發現雜誌社的微信群正熱火朝天地聊著，未讀資訊有一兩百條。

陸離把聊天記錄翻到最前面，主編在群裡轉發了那篇很火的文章「史上最強徵婚啟事驚現上海街頭」。一般來說，雜誌社選取報導內容時都很審慎，主編會先和大家討論在網路媒體瘋狂轉發的文章，確認消息是否可靠或有價值，再決定要不要對此進行報導。這次也是同樣。

主編姓劉，名心宇。他說這是自己的第二個名字，在三十歲那年改的，算是送給自己的禮物。主編解釋說，「劉心宇」諧音同「流星雨」，第一好聽；其次，「心宇」意為「心連廣宇」，就算天下茫茫眾生互不相識也要存關注這個社會、關心其他生命的心。他只跟大家說過這一個名字，大家問他為什麼改名字，他說第一個名字是父母取的，是父母對自己的期許。而這個名字給自己的，自然是自我勉勵。主編是個特別理性的人，他才不相信改名字就會改命運這檔子事情。雄哥每次追問主編的第一個名字，主編說那不重要，自己認定自己是誰才重要。不像有些人，取了個皇帝般的名字，到頭來還不知道是否配得上名字本身。

雄哥聽完調侃說：「肯定啊，是你第一個名字太土了，像什麼王富貴、張大偉這種，不想讓我們知道，就編了個名來騙我們的。」說完，雄哥總會自己先笑得喘不過氣來。而主編知道他的性格，搖搖頭也不予理會。

主編平和而包容，在雜誌社裡也常常聽大家的建議。所以，即使面對這樣火熱火熱的新聞，主編看起來也不著急要大家寫稿子，一如往常問了句：「大家怎麼看？」

陸離很喜歡主編。陸離有時候會想自己名字的意義。聽孤兒院阿姨說，陸離這個名字是他被送來時，寫在襁褓裡紙條上的。「也許他還有個哥哥，叫光怪？」陸離想到這個就不禁笑出聲來。他想著到了三十歲的時候，自己會不會也像主編那樣換個名字。

陸離喜歡主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。當時，他廈門大學的一面彩繪牆上看到這樣一句話：「這個世界太快，我們慢聊。」自從那是，他一直在尋找可以慢聊的人，主編恰恰是其中之一。慢聊不一定在悠閒的有陽光的午後，也不一定在咖啡店裡，而取決於心有多慢。當博人眼球的新聞成為主流，當情緒左右社會輿論風向，當狂熱、激勵、衝動麻痹了一個人的自我感知與判斷，究竟還有多少人思考事件背後的脈絡？還有多少人在意當事人的情感？然而不僅是新聞，對於一份感情、對於身邊的人、甚至是對於自己的內心世界，人們似乎更喜歡短平快的心靈雞湯，在非黑即白的世界判斷人、體察人甚至愛上或痛恨一個人。如同雜誌的名字，探究真相是種例外，關懷主流外的世界也是種意外。

陸離還沒看過那篇文章，於是點開來打算仔細看看。文章這樣寫著：

「本週三據目擊人爆料，在上海最忙碌的地鐵站人民廣場站的牆面上，貼了一張巨大的徵婚啟事。上面貼有一張不大的個人照片，而下面徵婚條件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。據地鐵站工作人員表示，目前他們已經撕下徵婚啟事，正在調查張貼者身份。不過，工作人員也表示因為人流繁多，不大可能通過監控錄影獲得結果。

雖然徵婚啟事已經撕下，但是還是有人拍了照片記錄。更有人撥打了上面的聯繫方式。可惜，根據上面的聯繫方式並不能接通此名徵婚者。也有人開始懷疑此名徵婚者的真實目的。下圖則由新聞爆料者提供。」

陸離點開那張圖，他看到徵婚人照片本身並不漂亮，可能連普通都算不上吧。照片下面是這樣一段文字：

「我是鳳姐。原名駱羽鳳。

本人找伴侶，一不求帥，二不求富，但求同甘苦，共患難。

要求如下：

第一，必須為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碩士畢業生。

第二，必須為經濟學專業畢業，非經濟學專業畢業則必須精通經濟學。

第二，身高1米76到1米83。長得帥的比較好一些。

第三，東部沿海戶籍，東北三省、西南地區等地籍貫者不予考慮。

本人1985年9月23日出生，身高1米46，體重40kg。持教育學院獲漢語言文學專業大專文憑。懂詩畫、刺繡等。最擅長詩歌與散文，博覽群書，《知音》《讀者》為主要讀物。智商300年前後無人能及。然時運不濟，今於上海某超市打工。主要要求男方身家清白，聰慧過人。」

陸離不禁笑出聲來，是誰都會笑出聲。「誰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呢？」陸離心裡想。他翻了群裡的聊天記錄，比起在那天在計程車的電臺裡聽到的評論，大家似乎更加理性。

「其實我看完的第一反應是又有誰會這樣得狂妄、恬不知恥甚至是低俗呢？但是後來想想，可能徵婚只是種假像。我想另有隱情，至少不像她表達的那樣。」雜誌社其中一個美編說。

「是啊！如果她想炒作、引起大家的關注，又為了什麼呢？」

「我覺得現在不是能評論的時候。」主編在大家討論的時候插了一句。

「嗯，我也覺得。」雄哥說，「我們做偵探的都是拿著事實說話，現在這個事情都還沒搞清楚，各個媒體就開始嘰嘰歪歪。說什麼這是勇氣，又說是新時代女性的發聲或是每個個體的權利。我覺得找到她本人比較關鍵。」

「是的。不管是網民、媒體還是普通大眾，他們的評論不斷流動，且被情感左右，這對瞭解鳳姐本身造成了更大難度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們的評論在不斷賦

予她標籤，塑造了一個‘有血有肉’的人啊！」陸離說。

「所以，我認為最近這期的雜誌主題就叫‘誰是鳳姐’。」主編發了個微笑表情。「陸離，你就看看鳳姐在社會各方面的形象，梳理梳理。雄哥，要發揮你看家本領了。看看能不能根據那張徵婚啟事找到些線索，查查鳳姐是誰。」

「好嘞，一句話的事情！」雄哥表現得異常開心。

七

一夜爆紅，大概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。「紅」的是名和利，有時候為此甚至可以放棄尊嚴。不管怎麼樣的活著，是這個都市里的獨特信仰。

鳳姐大概就是這種信仰的教主。她自帶光環，帶著狂熱的崇拜。可誰也不知道鳳姐是誰。

陸離打開電腦看到許多網站的首頁都打著鳳姐的廣告。他心想，每個人都是這件事情的「幫兇」吧。醫美整形廣告拿鳳姐當反例，成功學達人們立刻結合時事出了本書《鳳姐的勇氣》，甚至有 VR 商家提供感受當鳳姐的免費體驗。

陸離沒有想到區區一個鳳姐可以變出這麼多花樣。他打算去整形醫院、書店還有那家 VR 體驗店感受一下潮流。不過他先去了書店，買了本《鳳姐的勇氣》拿在手裡，這是轉換身份的最快方法。書店在陸家嘴一座辦公大廈的地下一層，裡面擠擠攘攘的，絕不乏穿著套裝的白領。他們打扮得都非常得體，然而他們急切的面色像一頭猛獸，剝去了文明的外衣，寫著赤裸裸得渴求。書的封面標語更為驚訝「樹不要皮，必死無疑；人不要臉，天下無敵。」陸離心想：「所以人到底應該要不要臉？」

陸離走到那家打廣告的整形醫院門口，前來諮詢的人絡繹不絕，甚至排起了隊伍。陸離也加入了她們。不過作為唯一一個男士，他顯得有些突兀，

「哦喲小夥子，你來做什麼？長得這樣帥還要整容。」排在後面的中年女子拍了拍他的肩問道，陸離轉過身。

「我來看看，幫我女朋友看看。」陸離笑笑說。

「哦，女朋友？再怎麼說也比鳳姐漂亮吧。」女子上下打量了下陸離，看到他手裡的書突然轉移了話題。「我的朋友昨天才轉發我那篇講鳳姐多有勇氣的文章呢。哼，我看啊，鳳姐那個叫低俗。長得這樣醜還有臉要清華北大高富帥的老公？想得美。」

陸離故意反駁說：「不管怎麼樣，她現在可是火了啊！有多少人能家喻戶曉呢？以她的身材、外貌、學識或是出身背景，很難有出頭之日。但我想，她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想擺脫窮苦和命運。她付出重重代價，是個悲劇英雄。鳳姐的背後，代表著同樣一群人，需要發聲的一群人！」陸離不敢相信，自己竟能滔滔不絕地為鳳姐正名。

「勇氣有什麼用。挑個西瓜還看長得好不好看呢！」

陸離笑笑，中途向 VR 店走去。

VR 店張燈結綵，像過年一樣。門店上掛了一條條紅色的橫幅，門口站了好幾個工作人員向路人發傳單和體驗券，人流不斷進進出出。他看到有人飽含淚水地出來，也有人面無表情。

陸離突然被拉住，問道：「先生，要來體驗一下當鳳姐的感受嗎？一夜成名的感覺，被人矚目的感覺又或是被人唾棄的感覺。不管你是成功人士、失敗人士

還是普通人士，都無法體會鳳姐的感覺。無痛無癢無害，親歷鳳姐心境。歡迎來到 XX VR 店，」這個工作人員穿著黃色背心、戴著紅色袖章，眼裡放著光，一連串的宣傳語劈里啪啦地從嘴裡吐出來。

陸離整理了下衣服，問道：「你們知道鳳姐怎麼想的？」

「偷偷告訴你，我們這裡有人認識鳳姐啊！」他裝得很神秘。

「哦？」

「那些覺得鳳姐極醜無比的人去了整形醫院，害怕自己變成下一個鳳姐。那些覺得為鳳姐正名的人，去書店買了《鳳姐的勇氣》。那些看熱鬧的人，去了 VR 體驗店。總得來說，鳳姐才是最大贏家啊！」陸離啜了一小口咖啡，接著說，「你知道，炒作嘛，就先要掩蓋自己的身份，變成一種符號，不論輿論怎樣得波瀾壯闊，都不能露臉。直到最後收網之時，才可以表態。」

「雄哥，你那邊調查得怎麼樣？」主編問道，他把大家聚在了一起，看看事情的發展進度。

「沒啥進度，不過倒是有兩個結論。其一，根據我對徵婚啟事字跡的研究，鳳姐是個左撇子。其二，目前不能認定鳳姐有炒作嫌疑。因為，除了大家對鳳姐行為的評論和對她身份的猜測，沒有更多源自鳳姐本身或者有關於鳳姐的消息。」雄哥非常自信。

「還記得《例外》的宗旨嗎？對人本身的關注。不管鳳姐是誰，不管大家眼裡的鳳姐如何，我們都要想辦法找到她。」主編的這段話，更像是在開動員大會。

「陸離，」主編匆匆忙忙叫住他，「我剛看到有人在微博上發動態，稱自己是鳳姐在超市的同事。你快點去採訪一下，看看有什麼線索。」

「那地點是在哪裡？」陸離問道。

「不要急，讓我來。」雄哥敲了敲電腦，過了一會兒道：「根據 IP 位址顯示，是長寧路的一家公寓樓內。動態是 5 分鐘之前發的，你現在乘地鐵過去 15 分鐘，運氣好點還能碰到。」

還沒等雄哥講完，陸離已經拿著衣服奔到了外面。

「唉！地址我發你手機！」

陸離氣喘吁吁得敲了敲房門，等人回應。

門吱得一聲開了，裡面出現了一個中年女子。她穿著鬆鬆垮垮的毛衣，手裡捧電熱暖手袋，著面色憔悴，帶著應有的詫異。透過另一道紗窗門，陸離看到房間有些雜亂。

「請問你是？」女子聲音微弱，眼神裡卻顯露出一絲提防，上下打量著陸離。

「我，我是一家雜誌社的記者。剛看到你發了微博，就，就過來想問問關於鳳姐的消息。你知道我們都在找她。」

女子似乎放鬆了點。「你怎麼找到這兒的？」

「這個不重要。」

女子沉默不語，她的眼神有點飄忽不定，像是打著什麼算盤。

陸離等了一會兒，女子說：「問吧！」

兩人相對站著，中間隔了一扇紗窗門有些尷尬，不過陸離想到能有鳳姐一絲線索也管不了那麼多了。

「你是鳳姐的同事？」

「是啊。在附近的家樂福。」

「她最近有去上班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哦！那，那你跟鳳姐關係處得怎麼樣？熟悉嗎？」

女子顯得矜持且謹慎。

「她呀，唉，」女子歎了一口氣，「也是個苦命人。」

女子低垂著頭，又是一陣沉默。

「她家窮，早早出來打工。鳳姐跟我說，她爸媽和所有農村裡的人想法一樣，重男輕女。所以鳳姐從小就被打罵，在家做牛做馬。」女子面孔似乎有些僵硬，伴隨著微弱而斷續哽咽。「她讀了幾年書，識不了幾個字，後來輟了學。她想哪天能嫁個好點的人。她不想一輩子待在村裡。」

「那你怎麼看鳳姐的徵婚啟事？很多人罵她。」

「是，是很多人罵她。她寫的徵婚啟事挺出格。可是你想想我們這些沒讀過書的人，哪一天有出頭之日？退一萬步來說，過個小康生活都是汗都是淚啊！你看看我這雙手，」女子伸出手來，「上面都是繭。在超市打一份工怎麼付得起上海的房租？洗碗工、家政服務，什麼我沒幹過？」女子矜持褪去，眼裡帶著即將噴湧而出的憤怒，雙頰的紅暈越來越深。那種憤怒，是被生活和命運一次次打倒在地的不甘心。如果真的有主管生活的神，女子一定會再站起來，用盡一切力量和他搏鬥。

突然，女子安靜下來，又低下了頭。

「我和鳳姐一樣，曾經以為上海遍地都是希望，以為每個人都會有過上好日子的一天。後來發現不是。這裡沒有人會關注我們的死活，不會的。我們像螻蛄，到哪都不會變。你看看那些橋洞下的流浪漢，真的有人會幫他們嗎？不會的。」女子的頭更低了，眼睛有些濕潤。

「可是這才是社會的公平啊！每個人都為自己打拼，為自己負責。再怎麼說，也不能用這種放棄自尊的辦法來博取眼球和同情心啊！」

「自尊又有什麼用呢？打拼為了賺更多錢，每個人眼裡只有錢，和這個城市一樣。沒有人你關心夜裡下班後一個人在路上走是否安全，沒人管你加班加點心情好不好，沒人在乎你是誰。每個人都想爭取點啥，到頭來呢，還不是一個人躲進公寓樓裡？出了事兒了，大家看看熱鬧講幾句才想起還有我們這樣的人。算了算了，你走吧，沒用的。」女子急急忙忙得想要關上門。

「哎，等等！小姐，等等。請問你貴姓啊？」陸離想要阻止女子。

「我，我是鳳姐。」

門關了，陸離愣住。

九

陸離坐在街邊的長椅上，任憑眼前人來人往。他打開手機給主編發了一條短信。

「主編啊，我這裡找到照片裡的人了！根本沒有鳳姐！是……」雄哥從外面跑著回來。

「你知道陸離去哪裡了嗎？」主編神色慌張，打斷雄哥。

「我就知道是他！」

這時，手機振了振，主編打開：「是陸離！」

「這小子說什麼？」

主編的慌張瞬間蕩然無存，他微微一笑，遞給雄哥。

雄哥搶過手機，短信寫著：「答案大家都知道了吧，不知道的去看看這期雜誌吧，我都寫在裡面了，這期《例外》銷售量一定會很高。很高興能在雜誌社與你們相遇，再會！」

「他這，這算什麼意思啊？」雄哥仍然一臉疑惑。

「拿著！」主編塞給雄哥一本《例外》，封面標題是《誰是鳳姐》。「這是陸離和我們玩得一場的遊戲，當排除了錯誤的答案，就會離答案更近一點了。」

陸離背上包，凜冽冬日裡唯他臉上春風滿面。他走了，走向三十歲改名的那一天。他手裡也拿了本《例外》，標題的下方有一行小字：「有時候答案不是別人說得那樣，也不是我們曾經以為得那樣。只有慢慢找尋，也許有一天會發現尋找的過程就是答案，而不是結果。」